

胡宗南與戴笠(中)

戈士德

紀念胡宗南逝世二十週年

胡宗南與戴笠兩人都有很沉重的使命感，都是中共毛幫的剋星和死對頭。

組孫文主義國學會

胡宗南于黃埔一期同學中，最早結交的是黃衷和蔣伏生，他們兩人都曾參加民國十年列寧在蘇聯所召集的遠東人民代表大會，(據第三國際與亡史所載：遠東民族代表大會係民國九年第三國際主席李諾維也夫和孫逸仙大學校長拉狄克在巴庫召集，其任務是貫徹列寧西方勞工運動與東方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聯合起來的策略，民國十年列寧在莫斯科主持第三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民國十三年春，他們兩人與胡宗南同搭日輪嵩山丸自上海赴廣州，賀衷寒、蔣伏生遲到，輪船已撤了跳板，啓碇駛行十餘丈，僱小艇急追，胡宗南與凌光亞在船上加以援手，始攀上甲板。十四年春東征，軍次梅縣，胡宗南已當了營長，與賀衷寒發起組織孫文主義學會梅縣籌備會，國民黨陣容中與共黨份子劃清界線，不許跨黨，實施以組織對組織之革命鬥爭，以及十六年清黨之貫徹施行，實以孫文主義學會之組織為其

發軔。

窮追八千八百里

十八年在開封組織三民主義大俠團，其主要任務在團結革命核心力量，進行反共與抗日工作。

二十一年五月進剿大別山區之豫鄂皖蘇維埃，擊潰徐向前，徐海平之紅一軍，七月援鄂，在黃陂之兩河口擊潰鄭繼勛匪部，斃政委沈澤民(卅年代名作家沈雁冰筆名茅盾之弟)窮追徐向前部，自隨縣越漫川關進入秦嶺，斃紅四軍長蔡昇熙，(徐向前陷寧羌，改名昇熙縣)深入大巴山中，窮追八千八百里。

二十四年廣元之役，斃匪軍長陳昌灝、師長董蔴花，復沿陰平古道進入松潘草地，(方輿紀要：松潘為古羌戎地，廣六百七十里，袤一千六百里)在毛兒蓋，邛萊山邊苦戰五個月，瘴癘遍地，漫無人烟，十萬匪衆，埋骨于此。

經營陝北封鎖線

二十七年十月回師關中，十年之間，自宜川沿黃龍山北麓經洛川襄陽形地帶至甘肅環縣，經營長達一千三百華里之陝北隴東封鎖線，並組織勳

員指揮部，以東伍、盤查、清諜、交通諸法，訓練動員封鎖線以南各縣民衆，並建立西北青年勞動營收羅投奔延安抗大，或自延安派遣及游離出來之各地青年予以再教育。

嚴復說：「當年打長毛捻匪諸公，係以賊法子平賊」可惜陝省庸俗大吏不識此道理，壞了動員指揮部，延安共酋為之舉酒相慶。

其間如卅五年粉碎匪中原軍區李先念協同三五九旅王震進犯陝南，建立秦嶺根據地之企圖，暨粉碎匪太岳軍區陳廣率九個旅進犯晉南之攻勢，並打通同蒲路。

卅六年三月收復延安，整一師攻入毛酋所住窑洞時，所吸茄立克香烟及所閱圈點之書籍皆未收去。

戴笠有特工天才

戴笠于清黨時，正在黃埔六期受訓，他對政治鬥爭有特殊稟賦，在受訓期間對當時滲透軍校學生中共黨份子的活動，即作有系統的偵查和蒐證，黃埔清黨的審查，主要是根據他提出來的名單和資料，所以二十一年成立三民主義力行社，領袖提名他負責特務處時，和書記滕傑說：「我

看戴笠有特工天才。」

他十六年起，即單槍匹馬從事軍事調查，二十年成立聯絡組，廿一年成立特務處，直至三十五年南京戴山殉難，十幾二十年間，對共產黨組織之破壞，如各地省委、地委、青年團、反共統戰組織左翼大同盟、反帝大同盟、抗日救國會、民族解放先鋒隊等，不勝枚舉，其中較著者：

第三國際長江局

廿四五年間，聳動國際之第三國際長江局牛蘭案，原名約瑟夫華而頓，國籍不詳，主要黨羽十餘人，有美國人蒲林森、蘭姆克，猶太人雷地斯，華人有陸獨步，後轉變立場，改名遂初，參加特務處工作，廿八年任黔陽特警班政務處長，卅八九年任台灣警務處副處長；袁殊，又名袁學易，袁了易，後在滬為情報販子，受特務處上海區運用，暗中和共產黨及日本特務都有來往，曾竊得三民主義力行社年報稿賣給日本特務，後來淪為漢奸。

尤其重要的，他創始了各種對付共黨的策略和方法：

二十九年成立特種問題研究所，與特種政治研究班均由張國燾負責，前者研究共黨問題，後者選拔特警班學生學習共黨的理論與鬥爭方法，該研究所復在華北、華中、華東、川北成立特種聯絡站，選派共黨來歸人員，秘密進行策反分化工作。

偵查看不見敵人

廿七年分令京滬、平津、武漢選拔優秀青年運用各種方法打入延安抗大受訓，復成立特別偵

查站與特別偵查訓練班，訓練人員滲入延安及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活動地區。作外線偵查與內線潛伏工作。成立秘密監察人員訓練班，由各機關保送各該機關內忠貞人員接受防護訓練後歸還建制，主要任務是偵察敵諜與共黨的活動，在看不見的地方，部署看不見的力量，以偵查看不見的敵人，此為機關保防之發軔。戴笠建立的武裝部隊，忠義救國軍更是新四軍與江南抗日義勇軍的剋星。以後中美合作成立，由美方訓練裝備別動軍、鐵道破壞隊、行動總隊，美式武器卡賓、湯姆生的快速連發火力，適足以壓制中共裝備，北自大青山，南至天目山到處有接觸，到處取得優勢。著名戰役如湘鄂贛行動隊在修水擊潰三五九旅王震南下部隊，忠義救國軍鄧抗區指揮部在天目山擊潰粟裕王必成部隊。

松潘草地有空投

杭戰勝利改編為交警總隊，更奮戰長城內外，大江南北，血染川流，膏塗原野，神州陸沉，四五年後，松潘理潘千里草地，尚有交警健兒，接受台灣空投接濟，繼續游擊活動。

卅八年大陸淪陷，保密局在大陸部署聯絡反共突擊軍共一百三十七單位，總兵力共一百三十餘萬人，其中經常可通電訊並有戰果者十四單位，利用密碼通訊聯絡者九單位。

至於檢肅中共隱蔽組織，戴笠殉難後第二年，保密局破獲中共中央情報部在華北、東北、西北各地情報組織，北平部份有某高級軍事機關之作戰處長，有曾任馮玉祥秘書之余心清，大陸淪陷後出本書「在蔣軍中」，有陳璜某要人之女兒

負責「民先」，判斷為共黨組織與情報組織間之關鍵人，可是追不下去了。在北平、瀋陽、承德、蘭州、西安，破獲秘密電台及預備台九座。

破獲台灣省工委

卅八年破獲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這是十六年清黨以來，破獲中共隱蔽組織最重要最完整的一次，自省委書記以下，凡組織、宣傳、武裝工作各部，台北、台中、高雄各市委、學生、山地、郵電各工委，以及直屬之秘密電台與地下機關報「光明報」、北峯山區、鹿窟，曉各武裝基地，逮捕書記、部長以下幹部和黨員一千餘人。其中有若干知名之士，如台省主委李友邦、嚴秀峯夫婦、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等，復連帶破獲中共華東局敵工部特派員朱語之與敵工部台灣工作組負責人吳石（當年現職為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及所屬担任相當重要職務，如中將兵站總監暨中級軍官十餘人。

流風餘烈佑國家

總計自勝利後至播遷來台，共破獲共謀案件一千七百零八件，逮捕共謀七千六百零十人，此僅指直系所屬，截止至四十四年機構重組織時而言，三十年來台灣各有關機關，負責對中共隱蔽鬥爭者亦多戴笠之幹部與學生。戴笠殉難三十五年矣，莫弘血碧，靈芳草豐，其流風餘烈，長佑我國家者如此。

他們兩人都膺領袖股肱心膂之任，不僅放得開手，聽其盡量發展，而且多方呵護，期許甚殷，却都長期以副職副官當重寶。

胡宗南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一戰區副

司令長官，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長期以副職員重要責任。

戴笠始終只是副局長，直到逝世只是代局長，長期負責實際責任而未掛其名。

家在蝦蟆陵下住

他們兩人都不置私產，上無片瓦，下無寸土。

胡宗南行軍都是住寺廟或祠堂，開府西安十餘年間，寓西安西南城角的下馬陵的漢儒董仲舒墓祠（即白居易琵琶行）所云「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之蝦蟆陵，一所建築簡單，年久失修，廟宇式平房，全部建坪三十餘席，祠內正廳一間作辦公室，廂房一間約六席作寢室，室內靠牆一邊，均有神像，以磚牆遮隔之。另于附近借民房一幢，作為會客室及隨員辦公之用，即一般所稱之東倉門辦公室。

老家孝豐鸚鵡溪，數間老屋，直至二十六年十二月，其父際清先生去世止，十餘年間，未曾修葺。

來台之前，曾籌黃金千兩，托陳辭修在台北南京東路、松江路購屋五十棟，安置來台高級僚屬家眷，自己一間也沒有留，他自己先借住湯恩伯在錦州街一幢房屋，後來借住蒲城街台灣省政府宿舍，于今他的遺屬所住的是台北師專配給的宿舍。

一生替人修房子

戴笠南京寓鸚鵡巷、徐府巷，重慶寓曾家岩，以後因工作需要，時常往來貴陽、昆明、西安、衡陽各地，故設有招待所，所有房子都是租來的，而且喜歡有不合意處加以修理，當然曾家岩

的房子住的時間最長，修理花的錢最多，他的太太在南京時就嘀咕他：「一輩子花錢替人修房子。」

江山保安老家的房子，一直到卅一年新贛戰役，日寇侵入，撤退時放把火燒了為止，和他十五年離家時，一模一樣，一磚一瓦均未增加，日寇一炬以後，在原址搭了一樓一底的木屋，供其一家四代居住，每次他出巡東南，便道回家，隨從警衛人員只有借祠堂廟宇居住。

今天他在台北的遺屬，寡媳、幼孫、玄孫三代住公家房子，仍沒有一磚一瓦之所有權。

不理張季鸞名片

他們兩人都喜歡照像，都怕會見新聞記者。七分校十五期學生畢業，要印同學錄，向胡宗南要照片製版影印，為其拒絕，有一次被記者偷攝了一張相，立刻令人花錢將膠片買回來。收復延安，抄獲中共遺留文件，說到處找不到他的照片。自當團長以至封疆，獨當方面重任，接觸新聞記者，屈指可數。十八年西征，由安慶戰區至漢口，新聞記者聯名登門求見，一一婉辭。刺共松潘，接見過大公報記者范長江，所作旅行通訊集印為中國的西北角，淞滬作戰，血戰大場蘊藻濱之線，范長江請見即見不到了，到了武漢，范長江持張季鸞名片求謁，亦不之理，克復延安，經中央安排，接見過中外記者訪問團五十五人，其中外籍記者七人，皮宗敢兼任翻譯，中央社記者沈昌煥、大公報記者周榆瑞，後來都一度成為風雲人物。此外新聞記者和他的接觸說不上，他對自己標榜，自己往臉上貼金，都深痛惡

絕。

一生從未見記者

戴笠不照相，如今有若干生活照片留下來，那是抗戰後期，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後。鸚鵡巷他的辦公室內，只懸一張放大照相，領袖戎裝端坐，他立正站在後面，一排有七八個人，大概是三民主義力行社成立時照的。有一次交通丟了文件，內有他的照片，立即將交通關起來，並沿途大索，澈底查究。以行動工作觀點，第一步要蒐集對象照片，祕密才有安全，一張照片遺失在外，其後果是很可怕的。

他一輩子沒有見過新聞記者，財政部緝私署成立，主其事者不識忌諱，見了一次記者，將其姓名和署長職務在報上登了出來，當天晚上即發脾氣查究此事，並即調動了他的工作。中美合作所美方負責人梅樂斯將軍，受不了美方駐華新聞記者的糾纏和壓力，要公開接見一次，在美國這是很重要的事，做了工作，花了經費，不僅向上級機構報，要透過輿論向公眾展示。事先徵得他的同意，而他自己始終不肯拋頭露面。

不做生日不赴宴

他們兩人都做生日，不赴宴會，不鋪張請客。胡宗南最親近追隨他二三十年的僚屬，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生日，也從未見有人為他慶祝華誕。參謀長盛文問過他一次，他說：「不知道是什麼日子。」卅六年結婚，通知幾個人吃便飯，陝主席祝紹周攜了兩瓶酒去，以為是他的生日。胡宗南不參加他人宴會，亦不在飯館酒樓宴客，他自己吃飯，每餐兩菜一湯，有賓客共餐，

每多一客，則多一菜。正式宴客，每桌四色小炒（豆腐乳，鹽菜類），中放一砂鍋，燉肉類粉條菜蔬而已。他自己和他的兄弟結婚，都是便飯一桌，自己伙夫做，請婚禮關係人、證婚、介紹、司儀，大家吃了便飯。

警覺下毒和暗殺

戴笠比較重視自己的生日，可是亦不做生日，每逢農曆四月廿七日六時左右，他盥洗完畢，穿好衣服，公館隨從人員列隊進入他的臥房兼書房，行個禮說：「恭祝戴先生生日快樂！」，他滿面笑容，連聲說好、好。以後周本部一級主管有的來，有的不來，來了也只是行個禮，寒暄兩句，就各自散去，照常辦公，亦沒有外人來。沒有生日蛋糕，也沒有生日宴會，當然更沒有如今天的擺上十桌八桌生日麻將。

戴笠不赴宴會，當然關係重要而深切者的招宴，還是有選擇地去的，次數不會多，切忌飯館酒樓等公共場所。他比胡宗南多一層顧慮，即是敵人的下毒和暗殺，特工人員經常下毒人家，暗殺人家，所以此等處必須有警覺、有防範。如出門遠行必自帶伙夫廚子，宴客亦是自己廚子潔治便餐，普通六菜一湯，如有貴賓，必需筵席招待，多半借用重慶五芳齋的大司務。他派了一個江山籍少年，在五芳齋做二司務，學做菜。

懷念當年紅燒肉

俗諺：穿衣吃飯，三代為宦，凡是農村出身的人，比雞肉豬肉貴的菜，就不會欣賞，當然也有暴發戶以享受名貴的菜為榮，只是擺場而已，一定不啻充分品嘗的條件。何況當年力行社是新

生活運動的執行和推動者，在這些人中，確已養成簡單樸素的習氣。他在局內舉行聚餐，席設二百桌，這是堪引以自豪的，重慶沒有第二個機關，有這麼大的廚房和餐廳，也沒有這許多碗筷和服務人員，菜單他自己核定，六菜一湯中必定有一樣百寶菜，即猪肉、豆腐干、紅蘿蔔，切丁，配以蝦米、香菇、筍尖、辣椒、豆瓣醬，可以下酒亦可以吃飯。今天還有許多同志懷念當年紅燒猪肉，原因有二，一是大家難得食肉，一是今天每餐有肉，但普通家庭兩斤一斤猪肉紅燒，比起兩百桌的紅燒肉，滋味自然兩樣了。

醉了担架抬出去

至於宴請外賓，却是例外，說得上是鋪張了，亦沒有名貴的菜，只是大量的酒。有年聖誕節，宴請中美合作所美方人員，他帶兩個酒保鑰（從高級幹部中挑出酒量特好者，來台後曾任駐外大使之黃天邁即是其中之一），逐桌逐人拚酒，遇到特別宏量，由酒保鑰接應，美方人員暗中觀察統計，看他自己拚下一百五十杯茅台酒，美國人有八位醉得人事不省，用担架抬出去。互相扶持，自己走出去，再嘔吐醉倒了，就不知多少了。他自己亦醉，但先到盥洗室吐了兩次，出來再喝，所以支撐到客人統統送走，使美國人對他的酒量吃了一驚。他們兩人對彼此的事業都相互有濃厚的興趣，而都重視秘密的原則與方法。

敵後青年爭奪戰

胡宗南是職業軍官，出身黃埔一期，自少尉見習提升到與薛岳、孫元良同任第一師上校團長，不到十八個月。生平沒有當過連長、副連長還

升副營長，自見習至少將師長，不到三年。

平生對保守秘密，要求甚嚴格，從當師長時起，不在一個房子裏會見兩個僚屬，交代事情，一定只有他與你兩個人，所謂法不傳六耳。假使同時兩個人去，他一定個別邀到另一房間內接談，僚屬間雖私交深厚，互相間不談職務上有所關秘密。

他主持的七分校與戰幹四團，派人深入敵後招生，編有山東總隊、山西總隊、蒙古總隊，先後由敵後招收青年數萬人，並派西北游幹班政治部主任周保黎赴山東募兵五萬名，多方在敵後與日寇、中共展開青年爭奪戰。

經營陷區五百人

他的調查室是由戴笠派人主持的，他自己沒有建立情報工作系統，可是却有興趣經營淪陷地區工作，如派郝鵬舉赴包頭策反偽軍、派魏惜言赴綏遠聯絡孫殿英、派秦啓榮回山東，並在七分校與幹四團選學生五百人，計劃經營陷區工作。甚至遠如白山黑水亦派遣人去活動，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建立起來的據點與組織，在東北淪陷于中共之後，仍繼續和中共搏戰。

戴笠是專業特務工作者，領袖親許為有特工天才，自十五年投入黃埔六期，卅五年在南京戴山殉難，二十年間，始終以特務工作為平生志業。但自二十五年外派張君嵩為廣東稅警總團長，廿六年成立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即對武裝工作深具興趣。以後遞嬗的忠義救國軍、各戰區便衣混成隊、別動軍，以至交通警察總隊，畢生心血一半放在練兵和帶兵上。

（未完待續）